



流年碎影

水是故乡的亲,菜是老家的香。一道菜也能勾起游子思乡的情,一根瓜一掬豆也蕴藏着家乡的点点滴滴,年少时的故事总让人回忆,家乡的过往让人盈满温情。

收了丝瓜点豌豆

□顾仁洋

群里有人晒出了一盘青椒炒丝瓜皮,惹得大伙热火朝天地讨论起来。这个说,还是老一点的丝瓜皮炒起来好吃;那个说,乡下野外长的比大棚丝瓜有嚼头多了;还有的说,韭菜一捺我也能饭直扒,其他啥菜也不要。突然一个外地同学说,那是家乡的味道啊。于是,聊天窗口出现了一遍又一遍的“家乡的味道”。于是,让我又想起高中毕业那年长的那棵丝瓜,点的那株豌豆,想起收了丝瓜点豌豆的情景。

父亲那时在集镇街面上开了一爿百货商店。我高考预考没有考上,一时又找不到工作,父亲对我说,不如先回来开店。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商品还不是很丰富,所以看店对于我来说就有点无聊。于是闲时猛读琼瑶和金庸的小说,读厌倦了便总想找点事情做做。

看见母亲在菜地里育好了丝瓜苗,我也讨了一棵,它肥头大耳,青翠欲滴。将它栽在商店棚子的南墙边,一天一天看它长大。年少的我开心得像个孩子,“妈妈,你看,我这棵丝瓜长得多好,比你菜园子里的强多了,又肥又壮的,叉头多,花儿黄,结的丝瓜壮而长。”妈妈笑了,“我儿读书一般,长丝瓜蛮好的。”说得我不好意思起来。后来,有次起了早,发现母亲正在我长的那棵丝瓜边捣鼓,母亲刚刚为它施过肥,正在修剪公枝。怪不得这棵丝瓜长得那么好,原来母亲一直在背后照料打理。

那年夏末秋初,丝瓜成了餐桌上的主打菜,丝瓜炒毛豆仁,青椒炒丝瓜皮,丝瓜面条汤,丝瓜茶馓……因为是自己长的,百吃不厌。每次吃总不忘夸赞母亲的厨艺,“妈妈烧得就是好”。除了吃鲜嫩的丝瓜,那年还晒了很多很多的老丝瓜瓢子,最后剥了皮,晾干了,取了籽,储存下来洗碗,一用好几年。

长完丝瓜,我找到了工作。记着棚子后面那块小小肥沃的土地,母亲点豌豆的时候,我也点了几株豌豆。来年春末,结豆荚的时候,发现竟然有一棵是皮质软、甜津津的糖豌豆。母亲用糖豌豆烧了一顿肉,那次让我觉得没什么比它更好吃了。夏收的时候,邻居大婶讨糖豌豆做种,我数来数去给了十粒。母亲笑了,孩子自己长的,舍不得呢,还是多给一些吧!记得梦里还想着我的糖豌豆种在大婶的菜地里结了满株的糖豌豆呢。

那年的丝瓜咸、丝瓜汤,还有糖豌豆烧肉,一直让人心心念念。其实说到家常菜,我还喜欢大灶上炒的韭菜。锅膛里放着黄豆或棉花秸秆,洗净的韭菜就在冒烟的铁锅里被三下五除二地炒开,瞬间把韭菜炒得格外香,青翠诱人,特别下饭。

水是故乡的亲,菜是老家的香。一道菜也能勾起游子思乡的情,一根瓜一掬豆也蕴藏着家乡的点点滴滴,年少时的故事总让人回忆,家乡的过往让人盈满温情。

生机勃勃

在这如画的菜园里,师生们一起劳动,亲近自然,放飞自我,寻求着内心的那份恬静与乐趣。

学校的“桃花源”

□梅巧军

东边教学楼后沿与围墙之间有一块100多平方米的空地,这是一个过于偏僻的地方。校长别出心裁地组织人马,开辟出一块菜地,美其名曰“东方农耕”,还把它分成大小不等的15个菜园,分给15个班级管理。

菜园分定的第二天,班主任们便领着学生挖地、平整、植苗、浇水……力求自己的这个菜园能达到当年彭总一份试验田的标准。

一个月后,15个菜园里十多种蔬菜葱郁繁茂,长势喜人。番茄开出了金黄的花朵,不几日结出一串串葡萄似的淡绿色小番茄;辣椒开出了洁白的小花,却很低调;茄子与豌豆一并开出了紫色的花朵,让人感到温馨、恬静;连土豆也开出了香气四溢的带有黄色花蕾的白花……

“草盛豆苗稀,这是哪个班的?”被校长批评的班主任,赶紧带学生来除草。班主任一边用银光闪闪的刚做了美甲的手拔草,一边教学生识草、拔草的方法。不一会,老师漂亮的美甲盖下,满是泥土。校长问:“花了钱做的美甲被糟蹋成这个样子,不后悔吗?”“啊!还没注意呢!”班主任教学生除草太投入而忘记了自己刚做的美甲。“地里这样干净,不后悔!”班主任看着地里转而望向校长说道。

小青瓜蔓粗叶茂,开出几朵金灿灿的花儿,还有两个可爱的小瓜纽。班主任张老师看在眼里,喜在心头。可三天后那两个瓜纽竟然脱落了,弄得张老师一脸懵。后来请教了校长才知道小青瓜要进行人工授粉,校长示范着套好一个。一周后那个小瓜长得又长又粗,比集市卖的还大。张老师急忙把瓜摘了送给校长,说这是代表全班同学感谢校长的。校长说什么也不要,要求老师把第一个青瓜奖励给班级的种植小能手。

已经50岁开外的王老师向同事们不住地夸耀:“我班同学平时除草认真,浇水积极,所以番茄长势最好!”校长一看笑道:“你班番茄长得过‘火’了,怎么公枝也不打?这样番茄不仅不肯结果,而且长不大。”原来枝杈间衍生出的头必须摘去,否则养分被它们夺去,后结的番茄少且长不大。“这可能就是人们平常说的节外生枝吧?”王老师打趣道。

一个学生在观察日记中写道:“今天早上,我发现我栽的那棵番茄开花结果了,要是长大变红了,我可能控制不住我的嘴,会独享番茄的酸甜!”

这是多么有趣、真切的内心独白啊!

要想心情好,就带学生往菜园跑。

在这如画的菜园里,师生们一起劳动,亲近自然,放飞自我,寻求着内心的那份恬静与乐趣。

难怪师生们称这里是学校的“桃花源”!

心香一瓣

留一口

□柳灿红

五岁的孙女吃饭时总是“留一口”。于是,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轮番上阵,又是好言相劝、又是威逼利诱,想方设法让她把那一口剩饭剩菜吃干净。

“留一口”的习惯对于孩子来说的确不好。古人说,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。老人们大多是从困难时期过来的,知道一饭一菜来之不易。所以,看着碗里白花花的米饭就心生不舍,怎么也不肯浪费。

其实,我小时候巴不得有那“留一口”。我是在外婆家长大的,外公是个木匠,为了生活每天早晨四五点钟就起床干活了。外婆舍不得外公,外公起床的时候她也起来了,点火起锅做点什么吃的给外公垫一垫肚子,或者是煮山药,或者是荷包蛋,或者是泡一碗油炸的馓子。但不管吃什么总是“留一口”给我这个大外孙。每次我在睡梦中被外婆摇醒,我就知道肯定有好吃的在等我,瞬间睡意全无,一骨碌爬起来,享受外公的“留一口”,那滋味让我的童年幸福满满,也期待满满。

我们小时候家家都不富裕,难得吃一顿好的,吃得最好的也就是过年那几天了。那时候过完年是要请客的,这既是礼节,也是传统。家里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好酒好菜都留着请客用。请客的日子定好后,爸爸都一家家上门去请。到了那天,叔叔、舅舅、姑父、姨夫等客人一一上门,互相寒暄,然后按座次纷纷落坐,把酒斟满,八碗八碟依次上桌,大家开怀畅饮,推杯换盏,热闹得很。开心的是大人们,担心的却是孩子们。席上灶下的香味早已把孩子们肚子裡的馋虫勾出来了,他们坐立不安,不时地伸头探望,时刻关注着酒席上的动态,等待着撤菜时留在碗里的残羹剩菜,一旦端下酒席,便一拥而上,大快朵颐。每次爸爸催促客人们多吃点,孩子们的失望就增加点,心里在暗暗祈祷:千万别吃光,“留一口、留一口”啊!我的邻居小二虎子还闹了个笑话。有一次他家请客,每道菜都被吃光,看着撤下来的一个个空碗,他竟然嚎啕大哭:“你们大人这么馋吗?干嘛都吃光呀?为什么不给我‘留一口’?”哭喊声让客人颇为尴尬。也难怪,那时候家家孩子多,平时很少吃荤腥,就指望着过年能饱餐一顿,结果都被客人吃光了,他能不哭吗?

好在做客的都是直系亲属,每家每户的情况都一清二楚,吃饭时自然会有眼色,每道菜都不会吃光,每道菜都会“留一口”。特别是红烧肉、肉坩子之类的更会口下留情,留下一点让孩子们打打牙祭。有时吃到甜菜之类的尝了尝就让主家撤下去,说我们都吃得差不多了,这个孩子们爱吃,端下去给孩子们分分。主家客气几句也不再推辞,因为大人也知道,几个小馋猫都在小屋等着呢!

我们长大以后,有时候兄弟姐妹在一起聊天才知道,几乎每个人都享受过长辈们的“留一口”。或是一块糖、或是一个苹果;或是一根油条、或是一个鸡腿。虽然很少,但足够幸福,足够甜蜜。现在想起来,这“留一口”看似一个简简单单的举动,其实饱含长辈们对孩子浓浓的爱啊。